

三國志

二十八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

為漢太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

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綖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

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

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

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負

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

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

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

會策將東度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

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

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

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

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

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

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

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

周瑜



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匹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

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恂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

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

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

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

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劉

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

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五年策薨權

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

吳書九

二

昭共掌眾事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

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

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

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得與曹

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得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

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十一

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

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

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

吳書九

三

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列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輦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橐韋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周瑜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
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
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
當擊其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

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漏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義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日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同故能

吳書卷九

甲

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罷衆人之時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也

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
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
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
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
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
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

周瑜

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
惟周瑜魯肅備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
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
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曰物曰但恐改詐耳蓋若信實當授
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

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

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

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

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

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

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

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

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

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

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

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

吾入必走瑜以二千入益之

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

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

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操陣會流矢中
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
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
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
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

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道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

兵書九

卷一

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為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躡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柴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

周瑜

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昔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
江將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
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
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
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
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
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杖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
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
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
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
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
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
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上英顧其器量
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
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

曰太子言九

七

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瑜少精意於

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闕設瑜必知之知之必顧

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

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

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也公

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

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

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

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

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

周瑜

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
都場國威德華夏是震春蠶爾蠻荆莫不賓服雖
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
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
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於無窮欲使
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
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
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
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

於興繼為胤歸許乞勾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
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救權答曰腹
心舊勲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
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
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
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
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
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
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
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

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傳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

吳志九

九

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两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

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桀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二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

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留家曲阿會祖

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權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

且天志九

十一

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

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些言毀之云肅年少鹿麕踈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未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

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
改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
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
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
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
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
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
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
美各取其功今此一書同出一
人而外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
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
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
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

五十四

吳志九

十二

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
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
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
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
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
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荆州孫權大懼曾肅實欲勸權
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蕞敵也新井袁紹兵馬甚
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
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
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
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曾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
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說說勸
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

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蓋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揔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備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曹公聞權以上地業

吳九

十三

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戲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戲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

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作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異馮懿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

吳九

十四

沙零桂備不承言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屯得益州旣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會語諸將疑恐有不議不可往肅曰今日

之事宜相開以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自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自力破

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牧地邪肅曰不然始與
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
欲遠竄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士地
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
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
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
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

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

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

為人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
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慮弘遠有過人

之明周瑜之後肅之為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

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

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

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

整有方幹鳳皇二年卒子睦襲爵領兵焉

○呂蒙傳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

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

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

母恚欲罰之蒙曰負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

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

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

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

自刺

魯肅 呂蒙

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聞爲言策召見竒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貫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

興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

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
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
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
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
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
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
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
羽實能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
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
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涂主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執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曾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
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

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二上權乃聽
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
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
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
伍孫子才宗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
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
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山擊賊
洗足入船何用塢為曰蒙曰兵有利鈍
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
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
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
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
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
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
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
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
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
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
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
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
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二十人
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

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鷄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未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鄢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

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鄢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予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翼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

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
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
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
蒙並日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
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
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
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
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

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
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
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
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
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
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搆
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
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
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

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
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
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
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
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
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
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
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
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

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
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
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
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
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
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
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艍艍中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

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卒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也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孰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蒙入據城盡**

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
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
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
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

吳書九

北二

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
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
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
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
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
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
平時故羽吏士無關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
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
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為
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曰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
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
從前後鼓吹
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

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
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
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
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
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
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
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
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

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
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
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
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
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邪於是用之
甘寧麤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
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宜容忍
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
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

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
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
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
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
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
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
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
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
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

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壽
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
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
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
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
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
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
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
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

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程普傳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

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薨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傳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

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甚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環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

吳書十

二

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

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
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
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
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
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憤水為吳軍
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
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
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
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從附從者
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

吳書十

三

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
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
卒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
四時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祠祭

○韓當傳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今音郎定反以便弓

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

敵擒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

堅世為別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

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

黃蓋 韓當

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文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十

甲

吳書

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劫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并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歎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傳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

蔣欽

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
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及狼五縣平定徙討
越中郎將以涇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黜賊欽
督禹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
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
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
其堂內毋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
約即勅御府為毋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
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
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
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
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
論者美焉

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入之舉盛欽
慕初至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死心盛忠
而勤疆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入今大事未定
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

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
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
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
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傳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

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鞞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

吳書十

六

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鄔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飲酒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

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

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御墮青練於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

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傳

陳武字子列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劳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

吳書丁

七

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

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也祚**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之徒不亦宜乎

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大子中庶子拜翼

陳武

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誤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

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竒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

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
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
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
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
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
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
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為司馬
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
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傳

吳書十

九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

漢書稱襲志節
慷慨武毅猛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

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
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
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
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
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
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
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
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

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
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
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
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
閭大紂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
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
斷兩紂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
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
紂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
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
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
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
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傳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

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

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鈐民間

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

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緇錦維舟夫或割棄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

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
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
餘年止不攻却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
陽不見進用後轉託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

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
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
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
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
祖既得免軍罷還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
令人化誘其客各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
飛知所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
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
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裨長於是去就孰與臨阪
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
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並共薦達孫權加異

吳志十

十一

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
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
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
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
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
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
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
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懋深納之張昭
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

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
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
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
克祖則知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
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

臣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須散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侍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後隨周

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
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

吳志一

十一

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
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
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
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
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
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
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
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永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
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
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

甘寧

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主持練身
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
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
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着寧乃料賜
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
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
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
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
即起拜待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
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吳志十一

十三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眾七
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
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
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君膽耳
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與霸足相敵也
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

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
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蒸皆已引出唯車下虎
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道遙津
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
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
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父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
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離之嘗於呂蒙舍

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

遂徙屯於半州

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

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

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

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

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

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

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

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

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舫笑呼之曰與霸老

吳書十一

十四

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欬曰負卿與蒙俱還

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徒會

稽無幾死

○凌統傳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

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復鋒守永平長平

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

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

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

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

凌統

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次一回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

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

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
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
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
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
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
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
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
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
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

吳志十

十六

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
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
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
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
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
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
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
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還其故兵後列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

之養士也便心竭思以求其死力位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曰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

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疆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核信順之字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叙易簡而其親可以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踳躒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傳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

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空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父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成縣

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
休出洞呂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
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
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
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
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
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
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
將乃伏

十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

魏氏春

黃武

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吳志十

十八

○潘璋傳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
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
言後豪富相還權竒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
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
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
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
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
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
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關死宋謙徐

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二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繁並會兵赴救未

吳志十

九

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

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傳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大傳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被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

吳書十

廿一

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

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
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
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更書而計略過人能斷
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
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其盛恐人心不同
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
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自左右斬之遷大將
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
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
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
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二年皓命奉
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
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
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
導軍二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
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
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
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

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曾子名人比翼齊衡
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